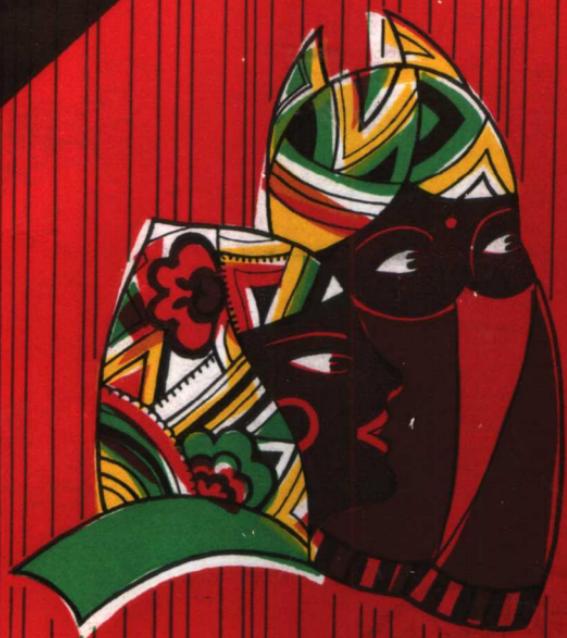


非洲文学丛书



11028



# 非洲戏剧选



# 非洲戏剧选

高长荣编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封面设计：陈达林

## 非洲戏剧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72,000 开本787×1092毫米<sup>1</sup><sub>32</sub> 印张20 插页2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300

书号 10208·129

定价 1.50 元

## 前　　言

非洲戏剧绚丽多彩，有较久远的传统。可以说，非洲戏剧是在民间口头创作的基础上产生的。若干世纪以来，非洲人民在生产斗争中和日常生活中，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怀，经常载歌载舞，从而也就逐渐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戏剧表演形式。最近数十年间，由于受到外国戏剧的影响，非洲现代型的话剧也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

非洲戏剧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剧种颇多，形式各异。十七世纪阿尔及利亚出现的“影子戏”，是民间街头演出的萌芽。这种“影子戏”，一般都在集市和庙会上演出，演员自编自演，生动活泼，针对现实，很有“战斗性”。本世纪二十年代，北非又盛行过一种“即兴剧”。这种“即兴剧”大都在宗教节庆时演出，是一种小型的喜剧。每剧的演员只有两三人。剧情是预先拟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演员表演时可以随意发挥。这类“即兴剧”，内容尖刻，大肆嘲笑穆斯林法官、神甫以及贪婪的商人等。一九三四年阿尔及利亚出现的现代轻歌剧式的“音乐剧”，内容直接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表现殖民主义者与穆斯林地主之间的争夺、农民的日益贫困等等。除此之外，闹剧、舞蹈剧、风俗剧、哑剧也很

流行。非洲艺人利用这些表演形式演出的戏剧，大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色彩。

非洲现代型的话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渐趋发达，中、青年剧作家较多，戏剧创作不断涌现。有些国家还出版了许多套的《非洲戏剧丛书》。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戏剧情况及非洲社会风貌，我们从英、俄、斯瓦希里文版的非洲剧作家的选集和单行本中，选择了七位非洲剧作家的优秀剧作，其中包括埃及戏剧大师陶菲格·阿里-哈基姆、尼日利亚戏剧名家沃列·肖英卡、加纳的“肖伯纳式”剧作家柯宾纳·谢基、南非著名剧作家阿索尔·富加德等，他们的剧作不仅在非洲舞台上受到欢迎，在欧美国家演出也受到称赞。

## 目 次

前言 .....	I
契约 .....	[埃及]陶菲格·阿里-哈基姆 I
戴长柄眼镜的人 .....	[加纳]柯宾纳·谢基 101
遭遇战 .....	[肯尼亚]库尔迪普·桑迪 203
希兹尉·班西死了 .....	[南非]阿索尔·富加德等 271
路 .....	[尼日利亚]沃列·肖英卡 333
铁丝网 .....	[乌干达]米科坦尼·卢吉英多 449
苏丹的困境 .....	[埃及]陶菲格·阿里-哈基姆 501
到过天堂的人 .....	[坦桑尼亚]法卢科·托邦 603
作者简介 .....	633

# 契 约

(三 幕)

〔埃及〕陶菲格·阿里-哈基姆著

江 虹译

## 人物表

萨阿达维——农民。  
马赫鲁斯——他的儿子。  
阿瓦登——农民。  
玛布鲁卡——他的女儿。  
山努达——收税员。  
哈吉·阿布杰里·玛乌古德——掘墓人。  
吐哈米·阿布杰里·萨塔尔——农民。  
老太婆——他的姥姥。  
乌姆·萨阿德——她的女邻居。  
哈米斯——仓库管理员。  
哈米德-贝克·阿布·拉基亚——富农。  
阿里什——他的管家。  
理发师。  
几个农民。  
若干妇女。

## 地 点

离开罗不远的一座村庄。

## 第一幕

[乡村广场。广场上有一群农民；其中几个正在安装农村中通常用来吊挂猪胴的横木；另外几个待在一个理发师旁边；还有几个围着本地收税员山努达。山努达坐在一条板凳上，正在仔细地核对一份长长的名单。]

农民们（坚决要求）咱们宰牛犊吧，山努达先生？怎么样？宰吧？

山努达（埋头查看手里的名单）耐心点儿，耐心点儿。

农民们 我们已经把款交清了，山努达先生。

山努达（叱喝）你们总得忍耐一下，等我把名单核对完！

农民们（唠叨）让这名单见鬼去吧！

山努达（继续）这桩事情很重要……很必要……需要核对所有的名字，统计收缴了多少款子。我已经向你们说过：哪怕一个人没交款，契约也订不成。

阿瓦登 事情确实如此。但你自个儿说过，我们已经向公司交清了第一批款子，而且你还吩咐我们准备牛犊，叫来舞蹈演员，举行一次终生难忘的宴会。

萨阿达维（满脸肥皂沫，坐在理发师面前）通通准备好

了：舞蹈演员哪，乐师哪，牛犊哪，刀子哪……

农民们 嗨，怎么样？宰牛吧？

山努达 你们干吗跟我纠缠不清？牛犊，牛犊！……告诉你们忍耐一点，等我核对完毕。等一等……忙什么。

阿瓦登 你核对很久了。

农民们 我们把自己的事儿办完了，你也结束自己的事儿，让大伙快活快活吧。

山努达 我也希望如此，但首先是手续。如果你们高兴过早，随后发现款子没有交齐，契约订不成，那有什么好呀？

大伙儿 （惊骇）订不成？

山努达 可不是！你们难道把条件给忘了？

阿瓦登 条件我们记得很牢，咱个也忘不了。我们付给公司四分之一，其余的款子二十年分期偿清。

山努达 另加规定的利息……。

萨阿达维 （从自己的下巴边把理发师拿着剃刀的手推开）对，咱们同意了的——感谢安拉！

山努达 可你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公司决定出卖土地的时候，是准备招标的！……

阿瓦登 但是，你搀和了这件事儿，安拉会保佑你。多亏你，他们同意按照分期付款的办法，把土地卖给我们。

山努达 我向他们说过，你们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权利得到土地。你们一辈子在地上干活，用自己的手翻来覆去掘地，而且在许多年头里使公司发了财。所以我

向公司经理说：做做好事吧，把土地卖给老乡们，让每一个人能种多少就种多少，他们连同利息分期付清。何况他们在地里干活比别人干得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地，公司又不吃亏。经理听我讲完，点了点头说：“颇有道理。”

大伙儿 我们永远记得你的善心，你是我们的恩人！

山努达 不过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记得主要条件吗？

大伙儿 什么主要条件呀？到底是什么条件，万能的安拉？

山努达（意味深长地）全部土地价值的四分之一必须预付。谁向公司租种土地，公司都是无所谓的，它不管张三李四，它跟任何人都没关系。你们的事儿就是把钱放在桌上……全部。我最后一次跟你们说个明白：即使有一个人不按时交款，整个儿契约就可能告吹。

阿瓦登 可是谁没交呢？在我们村子里，每个人都把东西卖光了，甚至旧箱子和铜托盘都送到市场上去了。

萨阿达维（一把抓住理发师的手）我在安拉面前发誓：山努达先生，我把积攒起来给儿子马赫鲁斯结婚的钱都付给你了。你就问问阿瓦登吧。我们决定推迟我的儿子马赫鲁斯和他的女儿玛布鲁卡的婚礼，直到有了土地。我说的是真话吗，阿瓦登？

阿瓦登 真话。我也把给女儿购置嫁妆的钱都交了，还卖掉了几十公斤老玉米；需要的钱都是这样拼凑起来的。

萨阿达维（擦掉嘴唇上的肥皂）阿瓦登，咱们的孩子都为了土地！……土地在别人手里。但愿土地不离开咱

们……

山努达 住嘴！看在安拉面上，你们哪怕一分钟不说话也行，让我安安静静地核对名单……

阿瓦登 （向大伙儿喝斥）静！你也静！你也别说话！

大伙儿 我们不说啦。

〔老乡们闷声不响，等着山努达把名单核对完。马赫鲁斯和玛布鲁卡出场。他俩走到一边去低声交谈。①〕

马赫鲁斯 （低声）瞧，玛布鲁卡，瞧！

玛布鲁卡 （同样低声）你父亲正坐在那儿剃头。

马赫鲁斯 （舒了一口气）今儿他好象要举行婚礼！

玛布鲁卡 偏巧遇到土地的事儿。谁能想到呢？

马赫鲁斯 如果咱们两个月前棉花收摘以后马上举行婚礼，咱们现在就不会苦恼了！……

玛布鲁卡 大概这就是命运呗。

马赫鲁斯 可村子里在过节；准备宰牛，请来了乐师……

玛布鲁卡 大伙儿在为土地高兴。

马赫鲁斯 （用手指示意）你父亲也在那儿……等着理发。

玛布鲁卡 （出了一口长气）安拉让他高兴。

马赫鲁斯 安拉让他们大伙儿高兴，单单不让咱俩高兴。  
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可是我的聘金完蛋

---

① 如果是在没有布景的空地上演出，就用这种场面设计。如果是在剧院里演出，马赫鲁斯和玛布鲁卡最好出现在干棉秆和玉米秆铺成的一个屋顶上，并且从那儿观察舞台上的动静。

了，你的嫁妆也完蛋了。

玛布鲁卡 安拉会帮助咱们。

马赫鲁斯 安拉甚至帮助理发师咧。今儿他有的是活儿干。要不，他总是坐在桥上钓鱼。对他来说，捉一条鳄鱼比捉一个顾客还容易。工具都生锈了……成天到处求爹爹告奶奶：“善人！理理发吧，看在安拉面上！我为一斗大麦理发，为一个玉米饼理发啊！”的确，对他来说，天上的星星更近，村里的大胡子可更远哪。今儿他走运了：人人都要刮脸、剃头，好象过节似的。即使过节也从来不象今儿这么快活。

玛布鲁卡 愿安拉保佑收税员山努达先生。

马赫鲁斯 也保佑掘墓人哈吉·阿布杰里·玛乌古德。

玛布鲁卡 这跟玛乌古德有啥关系？瞧他坐在咱们对面，正在拨弄他的琥珀念珠。事儿跟他不相干。

马赫鲁斯 你怎么知道？

玛布鲁卡 他不买啥，也不卖啥。

马赫鲁斯 可他放债生利。

玛布鲁卡 难道他那样有钱吗？

马赫鲁斯 你真蠢！他有很多钱嘛。如果他是个穷光蛋，难道每年能去麦加的卡阿巴清真寺朝圣？

玛布鲁卡 他借贷公平吗？

马赫鲁斯 公平，不过得有抵押——或者把小牛留给他，或者把驴子留给他。你瞧，他坐在那儿拨弄念珠，等到有谁无钱交纳买地的款子，他就帮忙，但要很高的利息。

玛布鲁卡 理发师有事儿干，掘墓人也有事儿干……

马赫鲁斯 收税员也有事儿干。

玛布鲁卡 山努达先生吗？难道他也能捞到什么？

马赫鲁斯 那还用说！他连一分钱也不要。他干这些只是为了安拉……，当然也为了得到酬谢。

玛布鲁卡 酬谢？

马赫鲁斯 他对钱不感兴趣，也不要求别人给钱。因为他知道老乡们一辈子要为土地付钱。但他丝毫不反对酬谢，随时准备接受朋友们赠送的东西。一个人送他几斗小麦和少许大米，另一个人送他一些老玉米。你算算看，一年到头他能捞到多少！

玛布鲁卡 了不得！可见，全村光是你和我吃亏。

山努达 （终于抬起头来扫视周围的人，好象找谁似的；接着叫喊）吐哈米·阿布杰里·萨塔尔！

大伙儿 你叫他干啥？

山努达 他没交款！

农民们 （四面八方叫嚷）吐哈米！喂，吐哈米！

一个农民 他一早就不知上哪儿去了。

另一个农民 也许下地了？

阿瓦登 让谁去找找他。

山努达 我答应他延到晌午。他要不来，你们只好怨自己。

萨阿达维 （他的面孔仍旧涂着肥皂沫）呃，大伙都起来吧，去找这个吐哈米，叫他不得好死！起来吧，快点儿，趁他还没把咱们的事儿弄糟。

〔农民们站起身来，准备去找。

理发师 闭嘴，萨阿达维大叔，要不然你会咽下许多肥皂沫，甚至我会割破你的腮帮子，你全都要怪我哪。

萨阿达维 （激怒地）你说我怪你？怪我自己！你用你的钝菜刀剥我的皮已经剥了足足一个钟头了，我都耐着性儿没吭气。

阿瓦登 （站在旁边等候理发）菜刀？

理发师 （用低沉的声音）萨阿达维大叔！在顾客们面前这么说可不好啊。

阿瓦登 （向理发师）听我说吧……给我剃头以前，你当着我的面把刀子磨一磨。你有磨刀石吗？

理发师 （慌乱地）请原谅……我的磨刀石前几天掉到沟里了……

阿瓦登 原来如此。鱼把它吞了吧？你真不走运啊，理发师。既然这样，难道我还会把自己的下巴交给你？

理发师 交给我吧，先生。相信安拉的意旨吧。我在安拉面前起誓，一切都会很好的，你可以放心。你瞧萨阿达维，我给他剃得怎么样！……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一切蛮好。我小心地抓住他的下巴，仿佛抓住一个蜂窝，然后拾掇拾掇，还给主人，这就象个带蜜的蜂巢了。

萨阿达维 （看了看割破的下巴）带蜜的蜂巢？但这蜜为啥是红的？你把我弄出血了，真该死！……你有扑粉吗？

理发师 我只有从公司弄来的扑粉。

阿瓦登 从公司弄来的？可这不是扑粉，而是药粉，对付棉

虫的药粉！怎么，你想拿这种药粉撒在他脸上？你把萨阿达维当成虫子？

理发师 请原谅我，敬爱的萨阿达维。我只是想说，在咱们整个儿村子里，除了公司的药粉，没有什么扑粉。再说，给虫子撒扑粉，这种事儿哪里见过呢？对于一个人，对于象您老人家这样令人敬重的顾客，在他们那是找不到扑粉的！……请吧，阿瓦登大叔！

〔萨阿达维站起来，阿瓦登在他的位子上坐下。理发师倒掉铜盆里的肥皂水，拿旁边一个旧罐里的水给盆子盛满，就把它放到顾客的脖子下面去。

阿瓦登 （痛得直嚷，因为盆边顶住了他的喉咙）轻一点，伙计，轻一点！

理发师 忍耐一下，阿瓦登大叔，洗一洗有益健康……

阿瓦登 首先洗一洗你的盆子，一看它那样儿，狗都会恶心。

理发师 我的盆子有啥不好？说真的，在城内最大的理发馆里，你能看见的就是这种盆子。

一个农妇 你知道吗，阿瓦登大叔？他没有工作的时候，他老婆用这个盆子喂小鸡……

阿瓦登 （向理发师）你呀，哪能这样！

理发师 （向农妇）住嘴，婆娘！当心我马上用刀子割掉你的舌头！

〔广场上有个人跑来。大伙儿转过身去。

大伙儿 （喊叫）吐哈米·阿布杰里·萨塔尔来啦！

山努达 (抬起头来)主要是带着钱来。

吐哈米 (走近,喘着粗气)我耽搁了,山努达先生。

山努达 (伸出一只手)拿来!

吐哈米 (从衣兜里掏出钞票)拿去,你数一数吧!

山努达 (接钱,数了数)一五……一十……二十……

萨阿达维 对吗?

山努达 (重新数了数)一十……二十……

阿瓦登 (理发师给他剃头的当儿,他忍不住转动脑袋)算清了吗?

山努达 (把收到的总数记在名单上)算清了。

一个农民 怎么样? 可以宰牛了?

萨阿达维 山努达先生不吱声,这就表示他同意了。唔,真主保佑。宰牛吧,敲鼓吧,快活吧! ……

[大伙儿欢叫。舞台后面传来一个妇人的号啕声;她一边哭诉,一边呼救。大伙儿哑然,愣着不动,等待事情发展。一个老妇出场。

老妇 (叫喊)捉住吐哈米! 吐哈米是个贼,他偷了我!

山努达 他偷了你?

老妇 偷得精光! ……

山努达 (向吐哈米)这是真的吗?

吐哈米 (焦躁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山努达 (凝视着吐哈米的面孔)你干吗脸色苍白?

老妇 (边哭边说)我的钱! 我的钱! 吐哈米, 你这不中用的家伙! 你给我干出了什么事! 你偷了我! 偷了